



铭记恩师启蒙

撰文·供图 陈家瑞

1961年秋，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北京，有幸成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钱崇澍所长的学生。当时钱老公务繁忙，年岁已高，委托当时植物所中年研究骨干王文采先生对我指导培养。从1961至1964年，我就拜到王先生名下，办公桌置与其旁，聆听他细心教导，深感受益匪浅。正是在他的淳淳教导下，我成为一名初具研究工作能力的科研人员，走出了科研百味人生可喜的一步。回想起与王先

生朝夕相处的日子，那些珍贵的点点滴滴，颇有感慨。

补学英语

王先生知道我在大学时期学的外语是俄语，入所考试俄语还考了个第一名，但他对我说“这还不够，我们植物学研究领域文献多涉及英语，你要趁年轻补好英语这门课，这是科研的重要工具”。于是，我去中科院微生物所英语夜校学习班补习英语。后来他布置我读伦德乐的*Taxonomical*

Botany，并译成中文，每周他都要检查和修改。此外，他还会抽出几句典型的句子让我进行语法分析。他说，写科研论文用英文与用中文并不完全相同，内容要好，还要合乎语法；年轻时就要打好语言基础，以后还要学拉丁语，这也是分类学研究必要的语言工具。

认识北京植物

王文采先生一开始就对我说，植物分类学研究要从认识、鉴定当地植物开始。他要求我对北

京动物园及其附近的植物进行鉴定和辨别,并且对所观察鉴定的植物进行形态解剖绘图,每周的作业他都要过目。很有意思的是,有次我在解剖垂柳的一朵雌花时,发现该雌花同时还残存着2条退化的雄蕊。这种反祖现象,正说明现在单性、雌雄异株的柳属来源于其某个近源的两性花植物类群。我把观察到的现象向王先生做了汇报,他对此十分赞赏,鼓励我今后要多观察,多思考,这才叫做学问,否则就是读死书。

带徒去川西大山考察

1963年夏,我所分类研究室与植物园科研人员一行九人,组织川西队去四川西部山区雅安二郎山、康定折多山一带进行野外考察,由王文采先生与关克俭先生带队。我回忆我跟着王先生那几年,他几乎年年都要去野外考察。那时他住在新街口护国寺附近,他的两个女儿还在上幼儿园。1962年夏去云南西北白马雪山考察的两个月,他就托我去接送王箏、王卉。王先生特别重视野外考察,他认为植物分类学知识一半来自野外,标本室与书本知识还要去野外检验,并可同时了解到各种植物的形态变异、生长环境、区系特征、当地的用途等。所以我来所的第二年,我就跟随他去川西考察。

20世纪60年代,野外考察很辛苦,一天下来,连我们考察队里



1963年川西考察时,王文采先生(左)与作者(右)在雅安河畔



1963年,王文采先生(中)与作者(右)在康定折多山

二十几岁的年青人都要时不时地叫苦连天。没有专车,连晚上睡觉的行李都必须自带;有时一天背着标本夹要走几十里;有时还要自己煮饭,每天晚上还要压标本、翻标本、烤标本。但是,我们从没有听到王先生叫过一声苦,他总是有空就写笔记,还不时给我们解答问题。因为,他把森林大地视作吸

取知识、增长才能的宝贵源泉,也是锤炼年青人的好地方。他珍惜每一次野外考察的机会,他的精力与心神完全倾注到林海中了,辛苦与疲惫也就从他身边溜走啦。

还有两件事令我难忘。第一件事是帮助我克服心理恐惧,顺利过悬崖。我们考察队翻过康定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后,又来



作者鉴定的苧麻植物标本



作者在四川农学院介绍苧麻科研究动态

到新都桥附近一个山头。山头并不高，但植被覆盖度高，有些地方很陡峭。王先生看到我胆怯的样子，就出言安慰我，并回过头来搀扶着我，安全地走过了这段险路。事后想起真有些害怕，同时也感恩师的关心爱护。另一件事是鼓励我上台发表学术见解。我们考察队到二郎山前在雅安四川农学院（今四川农业大学）做了短暂停留，川农著名教授、多枝小麦繁育专家颜济接待了我们，他邀请我们介绍一些植物分类与系统学的研究动态。王先生报告了毛茛科，并让我介绍苧麻科分类学与地理学动态。虽然这也是我研究的领域，但是对于刚进入植物科学殿堂的我来说，确实是个莫大的鼓励。

苧麻科入门深研究

基础训练二三年后，王先生根据钱老的指示，让我以钱老研究的专科——苧麻科进行实地科研训练，首先便是了解苧麻科各属的概念。几个月后，王先生选定一个中国—日本分布的小属——花点草属进行专属深入研究。在钱老与王先生的指导下，不到半年我就完成了该属的修订，发现了区别各种的重要特征，将原来4种归并为2种，即将御江久夫与钱老1934年发表的2种归并掉，并纠正了不少错误鉴定。后来我将这结果与标本先向王先生汇报，他非常赞赏，并让我向钱老汇报。因归并了钱老发表的种，起初汇报还十分犹豫。不过，钱老听了我的

研究结果后很高兴，他特别鼓励我，科学研究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，只要是老师不对，就要敢于否定。他还说，后来研究者应该有新的内容、新的观点，科学才能不断进步，你们年青人更应该这样，你这次就做得很好。你也要感谢王文采先生给你的具体指导。

我后来科研事业的进步，与我起步阶段打下较好的基础密切相关，这要感谢老师王文采院士的启蒙与钱崇澍院士的谆谆教导。■

（责编 桑新华）